

辛亥
黃鉞在秦州

黃鉞在天水反

我參加秦州光復的回憶

陳養源與辛亥革命

秦州光復見聞雜咏

辛亥革命時期在陝

辛亥武昌起

辛亥甘肅各

辛亥革命時

辛亥革命

肅民

辛亥

厭陽一帶

甘肅省檔案館 編

張蕊蘭 主編



佳浩題



辛亥革命在甘肅 (下)

甘肅文化出版社

隴檔叢編



辛亥革命在甘肃(下)



XINHAIGEMINGZAIGANSUXIA 甘肃省档案馆编

主 编 张蕊兰

副主编 张 烜 陈乐道 田锡如



副编

XINHAI GEMING ZAI GANSU

辛亥革命在甘肃(下)

《甘乱杂志》之记载

《甘宁青史略》之记载

《甘肃通志稿》之记载

《王烜诗文集》之记载

《砥庐政论文存》之记载

《甘肃文史资料选辑》(第十一辑)摘录

《张思温文集》之记载

诗文补录

目 CONTENTS 录

正 编

(1)

《陇右光复记》序	(3)
《陇右光复记》序	(4)
《陇右光复记》序	(5)
叙言	(7)
檄文(三月十一日)	(9)
反正颠末	(10)
节录反正以前运动革命事略	(17)
反正后之颁布法约	(21)
反正后之行事章程	(25)
反正后之各种实行政策	(28)
解决条约	(45)
解决迁延之原因	(47)
解决后之赠言	(48)
解决后委派刘文屋就兰州省议会之赠言	(50)
电文类	(53)
呈文类	(103)
咨移类	(130)
书牋类	(160)
杂俎类	(224)
录报类	(352)

副 编	(399)
《甘乱杂志》之记载	(401)
《甘宁青史略》之记载	(415)
《甘肃通志稿》之记载	(438)
《王烜诗文集》之记载	(440)
《砥庐政论文存》之记载	(460)
《甘肃文史资料选辑》(第十一辑)之记载	(464)
《张思温文集》之记载	(600)
诗文补录	(609)
后 记	(612)



副编

XINHAI GEMING ZAI GANSU

辛亥革命在甘肃(下)

《甘乱杂志》之记载

《甘宁青史略》之记载

《甘肃通志稿》之记载

《王烜诗文集》之记载

《砥庐政论文存》之记载

《甘肃文史资料选辑》(第十一辑)摘录

《张思温文集》之记载

诗文补录



《甘乱杂志》之记载

《甘乱杂志》序

宣统三年秋，予寓居兰州，适值革命事起，内忧外患，变故迭乘，迄民国以来无宁岁。客窗无事，见闻所及，辄笔之于书。元年春，省议会成立，蒙乡同志公举为代表，且与李君鉴亭相善，西军幕中，亦多旧识，故于乱事真相，粗有所得，日久集成一卷，付诸剞劂，以质海内，如有传闻失实，尚希高明纠正，务归翔核，非敢自附于春秋之义也。惧一代掌故，年久失传，聊备修史志者之资料而已。民国五年孟夏，阳秋序。

秦陇之战

清宣统三年八月，武昌起义，各省响应。九月初一日，张凤翔、张益谦等举兵据陕西。甘肃大震，总督长庚召文武议战守。劝业道署提法使彭英甲（奉天铁岭人），有精明强干之目，密建议曰：“马安良阴险骄横，居乡多行不法，久盘踞甘肃，官民受害而无如之何，莫如使之攻西安，以毒攻毒，胜则陕西可复，败则亦可为甘肃除一大患，岂非一举两得？”长庚然之，檄马安良添募马步十营赴敌，彭英甲自请为行营营务处总办，马安良行文出示，向河州、狄道、皋兰、循化、巴燕戎格、碾伯、平番等处募兵……久之始成军，号曰“精锐西军”。马安良为该军总统，马麒为帮统，马占奎（安良之叔）、马麟等为分统。第三标标统周务学，亦自请赴前敌，统领某密言于长庚曰：“周务学阴险多诈，外托朴诚，包藏叵测，不可遣也。大帅如不信，请观其貌。”长庚察其面目，凶气勃



勃，犷悍异常，知非善类，不敢遣，改其军为“忠武军”，讽之去，诈效忠也。又改陆洪涛所带第一标为“振武军”。时前总督升允由西安逃乱至平凉府，奉命督办陕西军务，顾手中无兵，屡檄催长庚，速去派兵东征。长庚分檄陆洪涛、固原提督张行志、马队统领崔正午等分路进攻。时库空如洗，饷无所出，马安良要挟百端，迁延不肯出发。十月，忽又有宁夏土匪之变，于是西军分而为二，一北攻宁夏，约克复后再赴陕会师。马安良、陆洪涛等径赴平凉，随升允攻西安。马安良濒行，欲先立威以自雄，乃捕平日之不睦回弁三名，诬以谋变，斩于东门外祭旗，然后出发。藉口无饷，沿途需索供应，地方官绅多被殴辱，所过为墟。十一月，崔正午等由秦州东攻凤翔，升允带马安良、陆洪涛、陈正魁等，由涇州进攻长武、邠州……旋分兵为二，升允自率陆洪涛等进取永寿、醴泉，连战皆克，直捣咸阳；马安良自带西军西攻乾州。时乾州秦军守将为张云山（陕南人，旧为哥老会首，在军中吹号。西安兵变，众推为将），骁果善战，抵御甚力，惟兵不满千。西军以万人攻之，众寡不敌，省城援兵屡催不至，议退保西安。城中绅民环跪泣留……哭声殷天。张云山曰：“饷绌兵单，不得不退。若全城输饷，协力助守，便可不退。”绅民慨允，于是兵民拼力死守。西军于东西北三面环攻不下，屡树云梯，蚁附猱升，城军覆其梯，跌死甚众，乃遣营官罗开福率众跪于城外诈降，城内察知其伪，不肯开城。俄而罗军炮发，城上弹下如雨，罗军惊遁。马安良虽跋扈，而兵不经练，皆竄怯不任战，忿城久不下，日向各村搜杀良民泄忿，积尸满壑，声称拿奸细，盖回军战线内遇汉人即以为汉奸也，居民死逃殆尽，数十百里内无人烟。十二月，南北和议成，清廷禅位，改为中华民国，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，传檄各省罢兵。张凤翔遣员赉书至甘军，宣意息战。升允得书不启封，立斩其使。时中央檄到兰州，总督长庚知事不可为，弃官去。藩司赵惟熙护总督，会绅行文前敌停战，升允嫉革军次骨（光绪末年，升允曾密劾袁世凯为革命党请除之，以绝后患，章被留中。宣统元年，又沥陈新政之足以亡国，内有“自治并非伸民权，所伸者刁绅劣监之权耳”之语，书上不纳，卒以是落职），檄至匿不宣布，督诸军进攻益急，而改革之耗诸军已微闻之。马安良诣升允请班师，



升允不可，安良曰：“国体已改革，南北媾和，诸军无不知者，是诸军不肯战，非安良之不战也。”升允不得已下令班师。是役也，升允自带陆洪涛等各军，约束极严，连复数城，无甚骚扰，不过到处民间供给而已，而精锐西军人人饱掠而归，輜重累累，沿途责令地方官绅，广拉车马驮运，数百里络绎不绝，牛羊柴草财物搜抢殆尽，所过为墟，地方官不敢禀也。次年正月（即民国元年二月），马安良至兰州，都督赵惟熙（时总督已改成都督）率属出城恭迎。是时，安良已经赵保升提督，势焰熏灼，道路以目。赵惟熙以乱事解决，库空无饷，劝令遣散新招军队，以纾财力。马安良藉口欠饷未清，抗不缴械，分其新军，携械竟回河州。都督不敢问，从此甘肃大权尽归马氏一人之手矣。

.....

宁夏之变

宣统三年十月，宁夏哥老会假托革命党为变。知县陈元骧下乡弹压解散，被戕，城遂陷。宁夏道孙庭寿、知府庆隆、宁朔县知县高彝及全城武官，均逃而免。贼声言尽灭满人，满城岌岌可危，将军、都统告急，总督长庚飭马安良分兵援之，马麒、马占奎、马全良等，带马步数营前往。未至宁夏，贼先遁。绅民多人闻西军至，争出城数里以礼迎之，马麒等遽开枪迎击，绅民尽死，直杀入城，尸横满街。大肆淫掠，全城一空。贼北窜陷平罗，知县李九波匿民家得免。西军追至平罗，杀掠一如宁夏，所获资财，纷纷运归河州。路经省城，被皋兰县知县赖恩培查获数起，讯明正法，原赃送回宁夏，招主认领，内有贵重物数包。系马占奎、马全良等献之马安良者，封志显然。马氏兄弟叔侄之恨赖恩培，实始于此。十一月，全军转赴陕西，与马安良会师攻乾州。初会匪据城时，诡称奉孙庭寿为帅，旗帜大书孙字，长庚闻之大怒，分电各处严拿。孙庭寿由周原逃归西安得免。十二月，省派傅秉鉴来权宁夏道，以前皋兰县陈必准权宁夏府。初，傅秉鉴曾为藩幕，兼代理兰州府，贪酷刻深，跋扈揽权，有二藩台之名，数兴大狱，诬陷罗织甚众。至是，绅民纷纷控诉西军杀掠状，以为傅不畏强御，必为伸理，乃傅秉鉴恒怯不敢究，



会民国成立，闻谣传宁夏又将有变，弃官逃去。

经济困难

甘肃为著名瘠省，丁粮厘税，统计每年收入银不过百余万两，向赖各省协饷百余万以济之。兵事起，协饷不至，厘税亦因之停顿，库储告竭，饷无所出，停办新政，提运附近各县仓粮济饷。十月，诸军征陕，总督长庚以省城空虚，恐汉兵不足恃，檄调庄浪满营旗兵五百名，登陴防城，绅士刘尔炘、张林焱等，亦筹办团防助守，以积谷充饷，长庚仍以为不敷分布，议续招新兵，署藩司刘穀孙，见长庚言曰：“现在库空如洗，大帅只顾招兵，饷于何出？”长庚曰：“时势至此，无论有饷无饷，我的兵不能不招。”穀孙又曰：“革命军以排满为名，西安满城已无遗噍，谣言四起，声称不日来甘，内地革党，亦所在多有，待时而动。今大帅以旗兵布列城上，是召祸也。一旦革命军至，全城岂不受累！”长庚怒曰：“若如此，你便是乱党。”争论久之，刘穀孙立请辞职，以提学使俞明震署藩司，巡警道赵惟熙署提学使，候补道潘龄皋署巡警道。俞明震百计筹画，弛烟禁，抽厘税，款仍不济，而前敌及各防营需饷急如星火，均无以应。十一月，俞亦穷蹙辞去，以赵惟熙署藩司，潘龄皋署提学使。十二月，得京电，南北媾和，清廷让位，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，劝甘省承认共和。长庚知事不可为，弃官去，印信暂交藩司，官绅议复电。刘尔炘因系清朝甲科，不肯出名。赵惟熙、张林焱电复甘京官，承认共和，请示总督事宜，委谁接办。奉令以赵惟熙护理总督，旋改为都督，仍以赵署理，潘龄皋权藩司。龄皋查库，环堵萧然，忧惧不知所为，议捐募。于是，赵惟熙捐廉二千两，以下各有所捐，仍不敷尚巨。民国元年阴正月，道员黄钺独立于秦州，丁粮悉为所扣，省中益窘。二月，马安良等各军回省，威挟势迫，索饷者纷至。潘龄皋亦辞职，赵惟熙挽留不许，龄皋亲带印信上院，强交而去。时彭英甲由前敌回，赵惟熙电请任命为藩司，彭在前敌，与马安良不相能。至是，马思所以挟之，索饷益急，彭无以应，马勒令拨各县仓粮，抑价数倍抵饷，昂价出售，兰州各街所卖者均系西军之粮，获利累巨万。六月，彭因电攻赵惟熙任用



私人，马助赵电攻彭，中央以督、藩不睦，彭调京另候任用，以提法使何奏箠署藩司。是时，势穷款绌，更甚于前。何奏箠迫于马安良之威，百计搜括，勒令各州县捐助，名曰提盈余，大缺一二万两，中缺或数千或数百不等。每年约共搜数十万两，派员四出勒提，不交者立予撤任。又定议出卖官缺，全省府、厅、州、县缺，均有定价，名曰报效。如秦州、河州，署一年价银一万五千两；张掖、武威，一万二千两；兰州、宁夏、西宁等府均五千两。此外，以次递降，至五百两为止，榜示藩署，或谓此外另有私报效，须与其亲信人密商，不论资格班次、外籍本籍，但能如数先缴价款，立即悬牌赴任。有因赃革职，及亏款监追者数人，均以出资得任大缺。纨绔子以资得缺者，不可胜数。巩昌府知府荣铨，先已调赴兰州府，到省预备接印，适何新为藩司，不令到任，勒令捐银三千两，荣不肯缴，知县黄家模愿报效六千两，遂黜荣而任黄。候补县邵韶棠，以银六千两买西宁县，及抵任，而本年钱粮已为前任张金镶所收尽，邵封其仓，欲据为己有，张不让，携带手枪，率徒众寻往叫骂，几酿大变。各县类此者甚多，难备述也。各署局应领之薪俸等款，亦扣不发，而饷仍不给，各军每日拥入藩署哗索，百班〔般〕谩骂，声称拉出他来，何奏箠避匿不敢出，诸军能否得饷，以有无势力为断，西军势力最强，故饷为一网打尽，他军虽向隅，亦无如之何也。甘人亦深恶何卖缺。民国二年春，田骏丰率众排之去，而代其位，奉令改为财政司。未几，田骏丰亦以赃私被护督张炳华弹核〔劾〕，袁总统令新都督张广建查实，革职。递问进京，马安良驰电代为辩护，总统以其武人屡干预行政，严电斥之，儆戒以后不准越职言事。

西宁之变

宣统三年冬，西宁之西乡，□匪谋乱，城阙遍置耳目，总兵张定邦率兵搜斩数十名而乱定，文武官获奖有差。

秦州独立

陕西变作，总督长庚派道员黄钺（黄兴之族弟）为统领，带兵五百



名，出镇甘南，防堵陕军。民国元年阴历正月，黄钺行至秦州。一日阅操城外，忽拥兵入城，直攻参将署。参将晏姓，系满洲旗人，急上屋逃避，黄军自下枪击毙之。遂据秦州独立，自称都督。知州张庭武被虏，署中财物抢劫一空。旋释回，送还所掳，启箱视之，均空空无物。巩秦阶道向桑因同属湘人，得免。黄钺召绅士张世英等，议筹饷增兵自治诸策，添募新兵万余。传檄省城官绅，有不日长驱兰垣，与诸君痛饮之语。是时，四川之同志会兵，由陕南来，响应黄军……会大总统有令，晓以利害，勒令取消独立，黄兴〔钺〕不听，省城作战益急。六月，黄自虑兵力单弱，秦州一隅，不足以有为，乃要挟巨款，赵惟熙不允，黄不得已，解散诸军，搜罗银数万两遁去。……是役也，秦州无大骚扰，不过勒捐充饷而已，晏参将之家属亦未加害。故秦人于黄之去，无怨者焉。

炮队谋诛马安良不克遁去

马安良自陕西回，自以为不世之功，盘踞省城，威权日盛，生杀自由，文武官绅畏之如虎。……西军与陆洪涛之振武军及炮队屡次私斗，杀伤相当。元年春，炮队诸官弁与振武军密约起兵诛马安良等，以兴汉二字为标识，约期举事，鸣枪为号。时陆洪涛惧事不济，未敢轻发，苦劝诸军不得妄动。届期五鼓，炮队整队出营，鸣枪号召，见振武军各营，寂然不应，知事中变，遂溃散。马安良勒令赵惟熙通飭缉拿。文告称今满人已灭，民国成立，汉已兴矣，乃搜获该乱兵暗号，犹以兴汉为名，殊属毫无意识等语……

忠武军之变

统领周务学，秦州人……宣统元年，陆军第三标统领金造，保荐为所部第三营管带，思夺金造之位，伪托忠诚，矫情饰行，捐银二百两，向织呢局买呢制军衣，托人游扬，以干护理总督毛庆蕃，毛大为之所欺，激赏之。尝谓吾甘人曰：“尔甘肃无人材，惟一周本斋耳。”人皆为之不平。正绅王树中曰：“毛护院不明而好察，为奸人所欺，方自以为得人，真大惑也！”时人以为知言。周既受知于毛庆蕃，日夜媒孽金造之短。毛



入其言，遽撤金以周代其位，交替之日，志意昂扬，语侵金造，金痛哭失声，昏绝〔厥〕于地，从此胸膈结成痞症而死。全营不服，纷纷辞职，管带朱应龙及孙姓，耻为之下，亦相率愤然而去。周尽易其私，人多属甘南盗匪。第一标统领张定邦、陆洪涛等，皆羞与为伍。长庚到甘，深知其不法，防之如寇盗，周不得逞。民国元年春，忠武军谋变益亟，聚党密议起兵，先抢省城，然后东出，横行天下。事为都督赵惟熙所闻，派学司潘龄皋前往空心墩营中谕禁，力言公私凋敝，人心浮动，即有富商殷户亦皆运资他往，抢无可抢。周务学知事已败露，乃伪托不预其谋。越数日，夤夜扣阍，求见都督，急白部下谋变状，求先收其军械，以杜乱萌，欲藉以觐赵惟熙之意旨。赵侦其乱兵有事他往，急派巡警道赖恩培，带卫队备车多辆，往收军械。周务学阴嫉其党，全队攻赖恩培，杀声震天，车夫卫队死伤不计其数。赖跃马而回，仅以身免。省城戒严，周欲乘势杀进城内，大肆掳掠，旋以有陆洪涛在，恐不能抵而止。未几，又有倾害李镜清、赖恩培之事。初，昭武军统领马福祥，虽为武人，而读书明理，有知人之鉴，见周务学名誉日盛，常语人曰：“世人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匿。吾观此人貌陋心险，恶衣恶食，粗鄙无学，而巧于钓名，工于进取，此第二卢杞也。此人得志，正人君子无遗类矣。”至是果验。

议改土归流

马安良因侵占韩土司（属循化厅）田产不睦。民国元年夏，建议改土归流。甘肃各土司闻之汹惧，密修兵备，预备抵御，官绅皆言其不可。赵惟熙亦恐激变，不果行，乱遂止。

李镜清被刺

临时省议会议长李镜清，号鉴亭，狄道州人。……镜清生有胆略，嫉恶如仇……以光绪丁酉科拔贡，官四川知县，有能吏名，荐保道员，随总督锡良带兵，历奉天、云南等省。宣统三年，云南革命事起，间关回甘。民国元年二月，组织临时省议会，被选为正议长，大孚众望，屡



有建白。闻西军在宁夏杀掠之惨，叹息痛恨，力请当道彻底查办，将马麒、马占奎、马国良、马全良等一律按军法严拿正法。当道者深韪其言而不敢究。镜清一见周务学，惊叹曰：“此人貌似朴诚而中情险诈，心重手辣，贪权好利，安禄山之一流也。吾辈与之共事，当特别注意。”黄钺独立于秦州，当事者皆主剿，惟镜清以为同种不可相残，若一用兵，则秦民先受其蹂躏，力主和平解决。作书通款洽，末并列马福祥、周务学之名。周以为不应列己名，寻往滋闹，二人隙益深。然秦州由是得全，镜清之力也。镜清以为马安良等到处杀掠，荼毒生灵，常义形于色，势不两立。一日与有【马】福祥、周务学等言及宁夏及陇东扰害之事，亟应彻究，奋然曰：“我与此贼誓不两立……”马、周密以其语达安良，安良大恨曰：“会当杀此虏。”未几，由陕回兰见镜清，言语齟齬，自是遂不复见。会各团志士开会，议通电中央，保镜清为都督。马党闻之大惧，周务学亦密劝杀之，绝后患。谋定，安良回河州，留马麒等驻省城。马麒等广贴布告，定期在该营开特别大会，请李镜清赴会，声势汹汹，全城惶惑。藩司彭英甲因共同排斥巡警道赖恩培进用太骤，与镜清相善，亲诣营为之排解。马麒拒不见，英甲闯入，以大义劝阻之，马麒不听，英甲大阻而回。知旦夕祸不测，亟思所以救之，乃请马队统领崔正午密谋保护之策。崔虽为回族，而人却忠厚，不与安良同党，许聘镜清为文案，请移入营内，藉以防卫。未几，派马队二十名护送回籍以避之。诸同志相送，泣别而去。安良与马麒、务学等往复函商，金以为李某虽去，而雄心不死，且党羽众多，此人不除，吾辈必有不测之祸。由省密派马全良、马同，带□□八名，赴狄道暗杀。安良恐事不济，又使国良由河州带队百名，托言巡防为后劲，嘱曰：“倘暗杀不成，即列队围攻，焚其庐，必尽歼其属而后已。”全良与同等率八人，乘夜深人静，至镜清家，凿垣而入，不知何屋是镜清所居，高声问：“李大人安在？”镜清有妾，是夜归宁，镜清独宿，闻声知有变，急起挟刃大呼：“李某在此，马安良欲杀我速来！”诸贼破门而入，昏夜不辨，杀成一团。镜清手刃一贼，又伤贼一指，竟死于乱刀之下，被割一手而去。时有婢女二人急出呼救，贼开枪射击，一应声立毙，一受伤未殊。是夜，有镜清之友人周



子高以回秦州之便，宿于其家，闻变，惊悸不敢作声，尽得其状。诸贼携李手并弃其党尸，仓皇遁归，分报安良与麒、务学等献功。安良喜曰：“彼省议会自称神圣不可侵犯，吾今杀其议长如宰一鸡，看他神圣有何神通？”此民国元年阴历六月事也。事闻，省城大震，诸议员集会，相对唏嘘，无言而散。赵惟熙等虽知是马、周所为而不敢问，惟归咎于知州张绍雯保护不力，撤任，电达中央通缉而已。诸贼在李家，仓猝间不暇搜掠财物，惟攫得陈设古铜瓶一对，不敷俵分，以成此大功，必获重赏，而安良性极吝，尽犒赏瘦羊一只，分食之。八贼快快缺望，各退语所亲，发不平之鸣。全良与同亦自夸其功，直言不讳，于是远近皆知，人言啧啧。安良惧，致书与赵惟熙力辩，以为当日与李口角系马福祥，此事自是马福祥所为，己不知情。又闻省中诸同志开追悼大会，送匾额一方，题曰“英灵万载”，以饰耳目。李既死，彭英甲不自安。未几，亦被安良等拍之去。初，秦州人以黄钺独立时，李不主战，卒免蹂躏，深德之。至是，为建专祠祀之，有义士某建议，应仿岳武穆王庙铸铁人故事，将马安良、国良、全良、马同、马麟、马占奎、周务学等七人铸铁像跪于殿前，以慰英魂，而昭炯戒。稳健派力言不可，应俟诸凶伏诛后行之，议遂暂寝。

异史氏曰：予与李君旧相知，素稔其刚正不挠，慷慨轻财。官四川时，常寄金济故旧之贫乏者，予家寒，亦曾蒙资助。今适寓省城，又朝夕相见，其在议会筹画皆关通省大计，而不及其私。回籍之前一日，予送别，谓予曰：“此次为马、周所陷，我虽死，亦必作厉鬼杀此二贼。二贼不死，留以害甘肃，我死不瞑目矣。”言訖泪数行下，予亦感泣，是李君濒死，尚不忘吾民也。呜呼！今李君死矣，如李君者谁乎？

李议长死后议会之情形

李镜清既死，马、周昌〔倡〕言，誓推到〔倒〕议会，议员人人自危，不敢到会，副议长张林焱等辞职，议会遂消极而散。中央有电，不准解散，安良讽诸人士，另举杨偲〔思〕为议长，阎士林〔璘〕为副议长，二人皆前清翰林，杨曾拜安良之门，有师生之谊。会中旋举慕寿祺



为副议长。安良又以立法机关无回族，特送回教五人为议员，赵惟熙及诸议员不敢不从也，时谓五人为钦派议员。每议一事，必先请示于马，得其允许，然后敢议。马仍恐有不利于己，每开会必派其党监视。一日，副议长慕寿祺演说，语略侵安良，其党马占奎遽厉声呵骂，欲拉下讲台痛殴〔殴〕之，众婉劝，始得免。时议员多阿安良意，意在省城为之建提督行辕，惟张国杰以为甘州踞西路要塞，当蒙古、青海之冲，非威望夙著者，不足以控〈资〉制，不宜移驻省城。马麒麟闻之，怒曰：“吾不知张某何如人，乃敢立异。”立欲拿办，张托人和解，亲诣营，匍伏谢罪乃已。自是，议员中难不乏明达之士，欲为地方谋幸福，皆为马氏积威所劫，不敢有所建白，惟命是听，我甘肃全省遂为马氏一家专制之天下矣。

马氏之强盛

马安良威权日盛，四方馈遗，珍宝山积，所寓南坛地方，改称帅府街，大书特书，榜诸通衢，出入仪仗兵卫，过都督数倍。其少子廷勳，人材庸劣，不通文义。宣统间，要求提学使陈曾佑强取拔贡，士林诟病。至民国元年，又要求署巩昌府，旋升甘凉道。其叔占奎，其弟国良、毓良、全良，皆气质野陋，如厮役之下者，倚势骄横，残虐不法，至是，占奎以分统兼署中军副将，国良、毓良、全良亦均充军官。其帮统马麒麟兼署西宁镇，分统马麟兼署凉州镇，亲族私党，遍置要津，官界之无耻者，亦多夤缘请托，其门如市，函嘱面索，当道者无不立应也。其兵驻西门外农工商矿局，旧贡院也，房屋机器尽被拆毁，撤木材供炊爨，分布城内外，到处为暴……

陆军学生被捕

光复后，甘肃肄业鄂、陕陆军中学各生陆续回籍，寓居省城图事。马安良深忌恶之，常曰：“甘肃者，我之甘肃。官绅议员，皆我家之奴隶也。藐然柔懦，我教他如何，他便须如何，皆不足为害。所虑者陆军学生耳，此辈得志，后患不堪设想。”乃诬以谋变，派兵四出搜捕，在梨